

史上两次大地震改变日本 (二)

1995年 阪神大地震 拉开全民防震序幕

1995年1月17日清晨5时46分,以日本神户市为中心的阪神地区发生了里氏7.3级大地震。许多人还在梦中就被倒塌的房子压住,共有6433人遇难。由于日本木结构房子众多,火灾把半个神户市点着,滚滚浓烟使许多人窒息。

地震发生时,时任首相的村山富市还躺在床上,没有人告诉他发生了一场大地震,直到40分钟后起床,打开电视机,看到各大电视台的现场直播,才看到浓烟滚滚的神户灾区。村山首相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打电话给秘书核实情况,首相秘书居然也不知道。

阪神大地震给日本人民的心灵留下了许多的创伤,也留下了许多血的教训,这些教训也成为日本日后健全全国防灾体系的基础。



建立中央防灾指挥系统

阪神大地震之后,日本政府开始建立中央防灾指挥系统。2004年的新潟地震发生后,内阁中设立了由公安委员长兼任的防灾大臣,统筹自卫队、警察、海上保安厅等救灾力量。同时,在中央政府内,设立了由地震专家、央行行长、电视放送协会会长、电信公司总裁、全国红十字会会长和全体内阁成员组成的“中央防灾委员会”,由首相亲自担任会长。该机构主

要负责防灾措施和中央各机构应急预案的制订,负责灾情信息的预报和发布以及在灾害发生时作出最迅速和最权威的判断和指挥。

为了提高全体国民的防灾意识,内阁确定每年的1月17日为全国“防灾和志愿者日”。到那一天,日本全国各地都要进行有市民和消防队参加的防灾训练,电视台也播放防灾知识节目。

把建筑抗震基准提到最高

阪神大地震倒塌最多的房子是居民的木结构房子,这也成为这一次震灾的最大杀手。因此,日本政府从1996年开始,连续3次修改《建筑基准法》,把各类建筑的抗震基准提高到最高水准,除木结构住宅外,尤其是商务楼要求能够8级地震不倒,使用期限能够超过100年。

2006年,日本警方逮捕了一位建筑设计师和一家房产开发公司社长,揭露了二

人勾结,擅自修改设计方案,减少钢筋用量和粗壮度,导致众多住宅楼抗震能力下降的罪行。警方曾极力要把他们判以“预谋杀入罪”,虽然最终没能把这两人处以重刑,却因此引起了全国范围的住宅抗震能力自查运动。结果是富了检查公司,亏了地方政府,因为不够抗震基准的住宅的居民搬迁与安置费都要由地方政府替房地产商掏腰包,政府负有监督不力之责。

大力研究地震警报系统

为了准确预报随时可能发生的东京直下型地震和东海大地震,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所在东京湾和静冈县的伊势湾投放了高精度的地震感知预警仪。同时中央防灾会

议还和日本最大的电信公司合作,启动了全国地震预报系统。该系统在地震初期时,能够迅速启动预报系统,并迅速向手机用户和各大电视台发出地震警报。

救灾史上的“志愿者元年”

1995年阪神大地震是日本NGO(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成长的一个里程碑,在日本救灾史上被称为“志愿者元年”。阪神大地震使日本国家和地方的公共

行政体系完全陷于瘫痪状态,一大批志愿者迅速奔赴灾区进行救援。在灾后重建时,这些志愿者组织得到了政府的肯定,还在经费上得到了政府的补助。(据《新快报》)



▲当天被地震破坏的阪神高速公路。

地震过后燃起大火的神户市区。



【水宜生】特约连载



崔柄文 著

那一夜后,她后悔莫及,很想见到石头哥放声大哭一场,发泄一下内心的郁闷。见到心爱的人,她本想激情相拥、敞开心扉,可当到了北京,面对着石头哥,她害怕了。她不敢把自己的心灵之门打开,否则让石头哥看见的是丑陋不堪的她,她必须为这扇门上一把锁,一把冰冷的锁。可是,即便心头有锁,石头哥也能找到打开心锁的钥匙,陈晶的心更痛苦,只能有口难言。

火车来到鹤壁车站时,太阳已坠落到太行山的后面,天上布满了血红的晚霞。俗话说,清烧阴,晚烧晴,明天看来是个晴朗天。而陈晶的心头被云雾笼罩着,她不管明天是何天气,走出火车站,不是向市里的方向,而是径直向淇河走去。

河水静静地流动着,波浪不时地拍打着岸边。陈晶坐在河边,望着缓缓流去的河水,水流千里归大海,人生不就是一滴水吗?自己从淇河岸上流出:到许都上学,结识刘怀、郑向阳,蒙受了奇耻大辱;去北京面见石头哥不堪回首,自

己的人生之水又流了回来。面对着河水,她仿佛听到奶奶的斥责声,仿佛看到不堪羞辱跳河而去的伯母向她招手,一股热流从胸中涌出,一声没有哭出来,一头栽进河里。

河水溅起一层浪花。河水又恢复了平静,夜越来越黑,天上、河里融为一体,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地。所不同的是河中的天空不时被撕得面目全非,模糊不清。

自从陈晶去北京后,把她妈的心也带走了。老人语,养活一个闺女比养活三个小子都费事。闺女大了,不能不让大人多操心,常言说,家中三不存:一不存粪土,二不存大闺女,三不存毒品。闺女远离家门,千里之外,万一有个好歹咋弄?咋向石头爹娘交代?深夜陈晶妈还闭不住眼,思前想后还是得给丈夫说说。

陈保省回来了,进门就问:“还没有电话?”

“有没有吧,俩眼水灵灵的,她啥不知道,还用操心她的心?她毕业了,给她安排个工作,才能拴住她的心。”陈晶妈唠唠叨叨没个完。

“唉——”陈保省长出一口气,点起一支烟,一脸的愁纹。

屋里的石英钟不知疲倦地走着,时针指向了凌晨,老两口仍没一点睡意,他们刚闭上眼,门铃就响了。陈晶妈赶紧去开门,看是谁在按门铃。

陈晶妈把门拉开,一看闺女的样子,叫了一声:“我的娘哎!”一屁股坐在地上。

陈保省也跑出来,看到女儿像个落汤鸡,连忙让女儿进来,问道:“我的小姐宗,你咋成这样了?”

“我不想活了!”说罢陈晶放声大哭起来。

“你去北京了吗?”母亲迫不及待地问。

“去了。”陈晶回答说。

“石头说啥了?”

“没有。我不想活了,跳河也没死成!”说着扑到床上呜呜哭起来,大概是阎王爷不讨欠账鬼的命,陈晶并没有死成。

一家人都哭了。哭声划破了黎明

的天空,凄惨,悲哀。

槐树庄的老人们爱说一句话,亏也得叫人知道咋把人亏死的,冤也得叫人知道咋把人冤死的,凡事要弄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实痛苦不仅属于陈晶一家人,也属于韩振淇,这痛苦对韩振淇来说来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虽然如此,韩振淇还是主动疏远了许含之。

一年一度的暑假到了。韩振淇回到槐树庄后,马不停蹄地赶到陈晶家,他按了几下门铃,陈晶妈打开门,把他让到屋里,问他啥时回来的,就不再说话了。

“我叔上班了?”

“啊。”

“陈晶呢?”

“上班了。”

一问一答,陈晶妈脸色没有以往的喜悦与热情,显得尴尬与冷淡。韩振淇意识到陈晶妈对自己有所不满,马上解释说:“婶,陈晶到我学校时正好赶上学生下课回寝室,我都没注意到是哪句话说得不对伤害了她,她把5000块钱和衣服一丢,非走不中,我拦也拦不住。出门后,我向她解释,我说:‘没想到咱爹叫我找的许臭九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他闺女也在这所学校上学,对我很亲近。’估计是这句话说错了,也可能是她看到人家送我衣服了,饭也不吃了,也不理我了,非回来不中。”

陈晶妈长叹一声说:“你这孩子也是精过头了!这话烂肚里也不能给她

说呀!你都没想想,她一心扑在你身上,她从学校回来就心神不安,我们啥也不知道。我给了她2000块钱,交代她1000块钱给你当学费,剩下的钱当路费,再给你买点啥,没想到她一下子给你5000块钱,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借的钱。她满怀信心去看你,一见面,你给她说这话,她能不伤心?你的话差点要了她的命!”说着撩起衣襟擦起泪来,哽咽了好大一会儿说,“……晶晶回来后,连家都没回,谁也不知道,她去淇河跳河自尽了。深更半夜的,河边没有一个人,她跳进河里,漂啊漂啊,不知漂了多长时间,一直冲到王岗梁,一块儿大石头把她截住了。她慢慢苏醒过来,从石头上爬起来,一身湿衣服,披头散发的,天快明了才回到家,快把人都给吓死了。问啥她也不说,就那一句话,‘我不想活了!’”说完,晶晶妈放声大哭起来。

韩振淇也陪着流泪说:“唉,婶啊,后悔也晚了,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要知道她想不开,我说啥也不让她回来,就是回来,我也会把她送回来。我真没想到伤害了她,看到她的脸色不一样,我马上向她解释,许校长的女儿有男朋友,她男朋友跟我住一个宿舍。人家那家庭条件,咋会瞧上我这瓣烂蒜。晶晶在哪儿上班?我去向她赔礼道歉。”

“这事都是误会,她跳河也是鬼迷了心窍,就是有个啥好歹,也是该她活恁大呢,以后不要提这事了。市里把她分配到一家工厂当现金会计,你别去了,家丑不可外扬,中午她就回来吃饭了。你坐会儿,喝水吧。”

“我去吧,在家也坐不住,到厂里我不说。”

韩振淇来到厂大门,门卫拦住了他,他只好说明身份和来意。门卫把电话打到财务科让陈晶接电话,说韩

振淇要见她,陈晶放下电话后请假从拉货的后门走了。韩振淇只好离开厂区,等到下午上班时再来。

知己知彼,韩振淇一连几次来找,陈晶都是请假不上班,家也不回,打起游击战,谁也不知道她心里是咋想的。

三伏天,小孩的脸,说变就变。昨天夜里雷鸣交加下了一夜,今天清早阳光明媚,转眼间又成乌云滚滚,一场暴雨又要到来。

韩振淇站在厂区的大门口张望着,厂区内人来人往的,就是不见陈晶的身影。他站得腰酸腿疼、心力憔悴,老远看到是陈晶的影子,到面前却变成另外一个人。时间一秒一秒过去了,乌云压顶,大雨将要落下。陈晶突然出现在他的视线中,她大步走来,身后紧追了一个男人,她头也不回,径直向厂大门走来。这一切都被全神贯注的韩振淇捕捉到了。人越来越近,韩振淇的心越来越紧张,他恨不得跑步迎过去,拉住她的手大哭一场。

只见陈晶紧走几步,突然又放慢了脚步,扭身挽住了身后那人的胳膊,头贴近他的肩膀,神情变得木然,走到韩振淇跟前喃喃地说:“石头哥,天要下大雨了,你……”她没走下去,把头扭在一边,羞涩地低下了头。(43)



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
鹤壁专卖: 鹤壁日报社1楼
热线: 3338633 13323926333